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平民百姓 / 陈力娇著. — 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2. 6

ISBN 7-5317-1514-7

I. 平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1224 号

平 民 百 姓 Pingmin Baixing

作 者 / 陈力娇
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

封面设计 / 安 璐 张 骏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2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

开 本 /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/ 11.25

插 页 / 2

字 数 / 253 千

版 次 / 200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18.00 元

书 号 / ISBN 7-5317-1514-7/I·1347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1 平民百姓
47 好妈妈伴我一程
110 热爱

短篇小说

- 165 一看你就烦
180 流水浮萍
198 我们的昌武
214 上午的压抑
226 或许他是我爸爸
237 大女
254 意外的冬天
265 我走近你别害怕

- 
- 278 与猫述说的往事
- 289 勇敢的欲念
- 303 那日你不该承诺
- 312 缺你不行
- 322 我们一旦离开大道天晓得在哪歇脚



平民百姓

惠茹去新乡村索账,走到新乡村村委会结实的围墙外,看见有一个人正撅着腚从墙底的顺水沟向里张望。惠茹好奇,为什么不从墙上往里看,而是从墙下看呢?就紧走几步来到那人的背后,惠茹首先看到他那向着天空的腚上有一块绽开线的地方,一条紫花线裤露了出来。惠茹忽然一拍大腿,说,哎呀,这不是曲国栋吗?被称作曲国栋的人并没有听到惠茹的声音,他太全神贯注了,这时惠茹若照着那紫花线裤端上一脚,他或许才能猛醒过来。

惠茹见曲国栋浑然不知,就清清喉咙大声吆喝,是曲国栋吧?

这一回曲国栋听到了,沾满尘土的脸扭向惠茹,待他认出是他的老熟人惠茹时,就满脸堆笑说,惠茹嫂子,你来揽活儿呀?

惠茹说,揽什么活儿揽活儿,这么个穷乡,我来索账。

曲国栋听惠茹是来索账,马上有两柱光从他的眼睛里射出,他忙站起身,凑向惠茹说,惠茹嫂子,嘿嘿嘿……

惠茹说,你有什么事就说吧,你以为你一嘿我就明白了。

曲国栋又嘿了两声,这才说,让惠茹嫂子见笑了,你帮我看看那里边。他指指墙里他刚才费力看过的地方,那里边有几头猪了?曲国栋很神秘。

惠茹一惊，上下打量曲国栋说，你捡破烂就捡破烂得了，难道还要偷猪？

曲国栋很委屈，他说，哪里呀，我本是要好好捡破烂的，不信你看。他亮出手里的铁丝耙子和麻丝袋子。可是我要等猪血呀，那猪血扔了也可惜了，吃了它却是顶肉的。

惠茹眨眨眼睛，不解地问，那么猪血怎么会流到你这儿呢？

曲国栋说，他们杀猪呀，那里要是有五头猪，就证明他们还没杀呢。

正说着，有一行人说说笑笑从远处向他们走来，四五个人各自手里拿着麻绳和猪挺子，风风火火急切地运动着。曲国栋看到这架势，慌忙躲在惠茹身旁的树后，他伸长脖子观察着动静，好像忽然把惠茹忘掉了似的。

惠茹拉他一把说，你干什么，偷偷摸摸的，不就是要他们点儿猪血吗？

曲国栋说，怎么会那么容易呀，我要给他们一盒烟呢，还要在他们倒猪血时及时出现，不然他们一厌烦，就会把猪血倒掉的。惠茹觉得曲国栋太难，就为要那么点儿猪血，一个大男人还要低三下四的，就叹了口气，走进村委会，留曲国栋一个人在那里督战。

惠茹来新乡村，是要去年他们欠下的那笔钢材钱。去年新乡村盖小学校，在惠茹那里拉了两车旧钢材，年对年一年了，惠茹想把它要回来。惠茹家开了个收购部，常常能从旧钢材中拣出一些能用的，惠茹又信得过人，能赊账，常常是销路不错的。

惠茹进屋没两分钟就出来了，室内空无一人，惠茹知道自己又扑空了，就站在院中等那伙人的到来。

那伙人进来并不去搭理惠茹，他们照直奔猪圈而去。这是一伙外地人，他们来这里是贩卖猪的，利用这里的猪栏，买猪卖猪杀猪，新农村从中挣得可观的提成。一只白猪被他们拉出来，又被他们按倒，四蹄绑上，大木棒一穿，抬起放在手推车上，接着就被推出院门。

大白猪嗷嗷嚎叫着垂死般地离开院子，曲国栋才知道这半上午是白等了。这情况对他来说很陌生，以往杀的那十几头猪都是在院子里就地正法，这一次不知出现了什么新情况。

惠茹拍拍曲国栋的肩膀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，跟我回家吧。

曲国栋晃了晃发麻的脖子，总算回过神来，他说，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他们把它弄到哪里去了呢。

惠茹说，行了曲国栋，一盆猪血能值几个钱，你多捡点废铜烂铁就回来了，何苦呢？

曲国栋大约也觉得这样很划不来，就跟着惠茹一起向村外挪动脚步。

惠茹说，曲国栋，我正想和你说事呢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不成个家呀？你一个人若到我这把岁数就没人养了。

曲国栋笑笑说，惠茹嫂子不是有人养吗，趁那么一大片房子，那么大一个收购部，那么……

惠茹打断他的话：别跟我贫嘴，我说你呢，我趁多少是我，你怎么过，真是死脑瓜筋。

曲国栋这才睡醒了一般：我知道是说我，可是谁肯和我过呢，我又没工作，挣不来钱的。

惠茹见曲国栋服软，就叹了口气，从兜里掏出一叠钱，拿出两张五十元的，塞给曲国栋，给你，以后别再干这二五眼的事儿了，一盆猪血，哼！

曲国栋接过钱说，那是那是。

曲国栋把钱像宝贝似的装进兜里，这是他十天也搞不来的进项。他穿着一件不知从哪捡来的旧西服，扣子一个没有，装好钱，又用一只手按了按，觉着放心了，才把手中的铁丝耙用麻丝袋子一卷，夹在腋下，也不和惠茹告别，竟自腾腾地先走了。

他一走，后边的惠茹就又看到他屁股上露着的紫花线裤，一迈腿一露的像一张怪兽的嘴。惠茹无可奈何，就紧走几步叫曲国栋站下。曲国栋一惊，以为是惠茹后悔了，向他要那一百元钱，一脸惊慌地等惠茹追上来。

五十岁的惠茹赶上曲国栋时微微有点气喘，她站定后说，算了，曲国栋，别扒拉垃圾了，跟我回去干活吧，我每月给你三百元零用钱，包吃包住，反正你也没个像样的房子。

惠茹说完，也不管曲国栋同意不同意，竟自前面先走了，好像她压根儿就知道，曲国栋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。

曲国栋在惠茹的后面走，他简直不相信喜从何来。曲国栋平时和惠茹也算常来常往，他一有废物就到惠茹收购部来卖。惠茹心好，看曲国栋没个女人照顾，就有时扔给他一件衣服，或一顶帽子，或几双袜子。这些东西大多都是穿过的，只有那条紫花线裤是新的，是惠茹夏日里怕热做给自己穿的，可是长了一些，就索性给了曲国栋。

曲国栋想起惠茹这些好事，心情更是喜悦，他想以后自己和小亭就可以吃得饱了。有饭吃了，小亭就可以不做那种生意了。小亭是个男孩，一个九岁的男孩，小亭知道这个消息不知有多高兴呢。

曲国栋幻想着小亭的各种表情，渐渐地被惠茹落下了。惠茹扭过头，等了一会儿曲国栋，说，快走啊，过了晌午还要装



车呢！

郊外的田野上此时就惠茹和曲国栋两个人，惠茹的声音仿佛一下子变高了，变细了，变小了。曲国栋觉得奇怪，抬起头看了看天，明白了，都不是，原来是天空变大了。

再看看太阳，可不，说话的工夫日爷儿已经坐到头顶儿了。

惠茹家开的废品收购部一直很红火，开了有七年了，回收废钢材、废纸壳儿、废铁管铁条、废胶皮什么的，有时也有废旧的汽车、废旧的暖气片、废旧的机器卖到她这里来。这些东西惠茹低价把它收购进来，用一伙人把它们重新处理一下，把它们拆开，好一点的归拢出来，按成品再卖出去，不好的就分门别类地堆积成山，隔长不短地用汽车拉出去，卖给厂家。一来二去惠茹得到了很大的实惠。

惠茹挣得钱，先是把自家的三间面南的小土房挪到院南，变成八间面北的高大结实的砖瓦房，空出好大一片院子，大门是七米宽的双道铁滑轮拉门，来卖货的车不论大车小车皆可以直进惠茹的院子，惠茹坐在屋子里，不用动地方，就知道是谁来卖货了。

惠茹的八间房设备很先进，卧室、餐厅、洗手间样样俱全。冬日里有专门烧锅炉的，供暖供热水。热水每天都有，儿子、老伴收了一天的旧物，满身泥土灰锈，就可以舒服地洗上个热水澡，这在惠茹居住的小城是极少的现象。烧热水的这个人特地雇的外人，不用自家人，做饭的就一样了，要用靠实的人，惠茹就物色她的一个娘家侄女叫惠雨英。雨英年岁不大，和惠茹处得好，是惠茹需要的那种干净利落爽快的人，惠茹很信任她，晚上到她房间住。但是财务账惠茹是不放手的，

谁也不行，老伴她也信不过，惠茹经营治家是很有一套本事的。

惠茹给小保姆惠雨英独自安排了一间房子，一间离厨房较近的房子；大儿子、二儿子各两间；老伴和惠茹一间；其余的就是卫生间与厨房、锅炉房了。这三个地方均是清一色瓷砖到顶，亮堂堂又耐用，不挂油灰，好抹擦，小保姆雨英省事多了。

惠茹和曲国栋一前一后走进惠茹家宽敞的庭院，惠茹的大儿媳麦迎首先看在眼里，她正给丈夫许彬东织一件浅驼色毛衣，倒针的时候抬头见婆婆领着曲国栋回来，曲国栋又没像往常一样扛着大包小袋的，就知道准是选中的临时护院的，不过麦迎没想到婆婆选择的并不是预先规定的标准，婆婆老早就说护院要聪明能干，又要老实守本分。曲国栋是本分一些，但毕竟不是体面的人物，是一个在大街小巷成年累月拾垃圾的人，一个一年到头得不到任何人好脸色的低贱的人，麦迎想不出婆婆的用人之道。

大儿媳麦迎这么想时，二儿媳美滕也正撇着嘴往外看。美滕是个精明的小女人，没有麦迎为人处事实，她原想这个护院人应该用自己的舅舅，舅舅今年六十多岁，年岁虽大了些，但老年人觉轻，院中的东一堆废品西一堆成材，没个清醒人照看，丢了哪样不是钱。她把这个理由陈述给婆婆惠茹，没想到惠茹百般不同意，惠茹的理由是你舅舅身体弱了些，即使来了强盗也不顶用的。当时二儿媳美滕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把孩子往丈夫许彬明怀里一推，逛街去了。美滕一不如意就逛街，她这一次花了九百元买了一套新款套裙，花去丈夫整整一个月的出车钱。

大儿媳麦迎正用竹尺量着毛衣的长度时，美滕抱着孩子

站到她面前。刚才麦迎听到暖水管叮叮震了两下,忘记了这是美滕问她在没在的信号,没去回答,不想美滕还是贸然地来了。

美滕一进屋,把两岁的女儿潢潢放到床上,凑近麦迎说,看到了吧,嫂子,妈请谁来了?

麦迎憨厚地笑笑,看看美滕一脸认真,就说,谁还不一样,一个看院子的,不丢就行呗。

美滕说,那可不是,要饭花子看护院子,我们还不成了要饭窝了,那买卖还有个起发。

麦迎看着美滕,嗔怪她道,你也是的,管那么多干啥,曲国栋不过是以捡破烂为职业的,也未必就是要饭花子,婆婆用他怕自有婆婆的道理。

潢潢听不懂她们两个人说什么,她很热衷麦迎跟前的线团,用她的小手不住地往下抖线。麦迎就对潢潢说,你喜欢呀,这有老多呢。就把身后的一塑料袋线团递给潢潢玩儿。

院中的惠茹这会儿正对曲国栋吩咐着,告诉他,晚上守夜,白天要干一些院中的杂活。恰好彬东昨天卸在院外两吨煤,是用两根槽钢换的,今天又出车,没有时间往院中倒腾,惠茹就分配曲国栋往院中煤房倒煤。

曲国栋问,车什么时候装呢?

惠茹说,你记性倒好,今天不装了,他们已经装好走了。

惠茹进门时就看见停在路旁的东风车不见了,再看院里,预备装到车里的货物也一起不见了,就知道老伴是等不及了,雇人装好把它拉走了。

曲国栋把他穿在外面的破西服脱了下来,搭在铁栅栏上,惠茹看到有一个兜口撕裂了很大一块,就拎起衣服回房,小保姆惠雨英已去给曲国栋找扁担、筐,还有铁锹。

惠茹一进屋，先到二儿媳美滕的睡房，见她不在就到麦迎的屋里，看见美滕，就对美滕说，找几枚扣子给他钉上，把兜口也缝上，然后再洗一洗。

惠茹平日里有活计时，常常分配两个儿媳去做，这倒不是让她们做给雨英看，而是想帮她们养成爱干活的习惯。她们没有工作，再不多做些家务，就等于断了创造，就等于自己花钱养活一些只会寄生的虫子，将来她们顶门过日子，不会很顺利地支撑起一户人家，那时吱吱喳喳，倒不如现在教她们吃苦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不乏处事之道。

今天惠茹没有去支使麦迎，而是指出让美滕去做，是因为麦迎在赶织一件毛衣，儿子许彬东有时出车送货，要赶夜路，惠茹就尽量给麦迎腾出一些时间。

二儿媳美滕一听说让她给曲国栋洗衣服，登时变了脸，紧跟着她浑身的赘肉颤了起来，这是生气所致，她说，我的手指被玻璃割破了一块儿，让雨英洗吧。

惠茹知道美滕嫌脏，就故意作心疼状说，快让我看看，割着我们美滕哪儿了？

麦迎见婆婆要来真的，就忙站起身，为她们各自找台阶，说反正我也织累了，让我来洗吧。

麦迎接过衣服到卫生间去了，不想她走得匆忙，毛衣针成为三角，来不及放平。潢潢满床扔着线团，一脚没站稳，跌倒了，毛衣针把后脑皮戳破了一块，潢潢大哭。美滕忙抱起她一看，头皮渗出血来，惠茹也慌了一下，待看清只是伤了一点皮，就说，不怕不怕，等着奶奶去买糖给你吃。

潢潢是受不得委屈的丫头，哭声不见减弱，美滕抱起孩子回自己的屋。边走边说，这个家哪还有我的位置。

潢潢的哭声惊动了麦迎，麦迎两手是水地出来，正碰上一

脸怒气的美滕，听她这么一说，就十分不自然地望了一眼婆婆，惠茹也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婆媳俩尴尬地站着不知所措。美滕的屋里传来美滕打骂潢潢的声音，潢潢哭得更响亮了。

曲国栋是个很勤劳能干的人，两吨煤他一下午的工夫就担到院中的煤房中，其间小保姆雨英帮了他一会儿忙，其余的就他自己装一会儿担一会儿，一刻也不歇闲。

雨英回屋时对惠茹说，姑母你雇对人了，曲国栋真能干，他的脊背都湿透了。

惠茹告诉小保姆说，你去让他进屋洗洗澡，我已经把几件干净衣服给他找了出来，让他换一换。

雨英出去，一会儿把曲国栋领了进来。

曲国栋站在惠茹面前一脸的羞涩，他说，我不想洗。

惠茹看他一脸的黑灰，就笑笑说，你是说你干净是吧，干净也不行，到我们家要有我们家的规矩，雨英你带他去吧，这是衣服。

惠茹递过一个大包，都是两件两件双套的，预备着换洗的。曲国栋舍不得那些衣服，那要许多钱才能买来的，就乖乖跟着雨英去了洗澡间。

雨英给曲国栋调好水的温度，看到水哗哗从头顶喷了下来，对曲国栋说，好了，你可以洗了。又说，你的旧衣服都放在这个塑料袋里。就出去了。

雨英出来时，碰见美滕伸头往出看，美滕下巴指向洗澡间，问雨英是曲国栋吧，雨英回答是，美滕就又把头缩了回去。可是没等雨英走过她的房门呢，她又重新腾腾腾地冲出来，这次没搭理雨英，而是气哼哼地去找婆婆。

拉开惠茹的门，惠茹见美滕的脸涨得通红，知道这一次怕

是要吵翻了。美滕说，妈，我们家不是谁都可以洗澡的，他算谁，他身上的细菌怕是几辈子都消灭不掉的。

惠茹正签一条裤子的裤角，这也是准备给曲国栋的，就头也不抬沉稳地说，他不过是大李庄出来的，你和他还是同乡呢。

惠茹的言外之意是，你也不比他强啥，忘本了吧？美滕的家确实也是大李庄的，但是美滕的爸爸是村支书呀，住着三间大瓦房，曲国栋他住的是啥呀，充其量不过是两间破马架子。美滕明白婆婆是在奚落自己，就气得两眼要落泪，愤然地把门一摔。

惠茹知道是这种结果，但她必须这样，美滕娇气十足，一身劣习，瞧不起贫苦百姓，她不能纵容她，否则这个家会让她闹个不成体统。

惠茹缝完两只裤角，用牙齿把线咬断，弄弄板正，就想，有这几条裤子就够曲国栋穿几年了。这些都是儿子们淘汰的裤子，放着也是放着，放着没有价值，把它派上用场事情的本质就变了，不管是谁受益，哪怕是不相识的人。

若说起曲国栋，惠茹和他无牵无挂。还是她没开收购部那几年，早晨起来倒煤灰时，就总看到曲国栋拾破烂儿，那时惠茹还偶尔丢给他几个酒瓶，几块烂铁，几条破麻袋，惠茹见曲国栋的处境艰难了一些，就想力所能及地帮他点儿什么。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都不太景气，惠茹所能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

曲国栋非常感激，就说，惠茹嫂子，你留着换钱吧，打一年的酱油够了，你给我，我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你。惠茹说，别这么说，没人让你还，我多给你凑点儿，你就少跑一些路。

曲国栋那天扛着惠茹给他的废品，泪水都要下来了，那天

又非常冷，惠茹差不多打起了哆嗦。就是那会儿，曲国栋粗声大气地对惠茹说，惠茹嫂子，等我有钱了，我把所有的废品都送给你，让你也开个收购部。

显然这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男人最大的许诺，也是曲国栋感激涕零时，在情感深处提取的最大预支，惠茹记住了。

没过几年，惠茹赶上了好政策，惠茹又能干，惠茹的老伴又言听计从，从不在惠茹的建树上打折扣，惠茹的事业就成了，就一帆风顺了。

从某种角度讲，是惠茹的好心唤起了她发家的灵感，可是惠茹还是忘不了曲国栋那日早晨的敲醒，这虽说是无意的，但惠茹和曲国栋的距离应该是近了一层。这才出现了惠茹雇用曲国栋的一幕。

雨英过到惠茹这儿来，问晚饭准备什么。惠茹说，曲国栋来了，我们吃饺子，欢迎欢迎他，也庆贺这个世界减少一个不成样子的男人。

惠茹说完这话，自己愣了半天，她为自己能把一件事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暗暗吃惊。

曲国栋的守夜看上去兢兢业业，每晚惠茹一家睡了他还没睡，早晨惠茹一家没有醒来，他就把院子及各个角落清扫得干干净净，有时还代收两份废品，告诉人家六点钟来取钱，他怕太早搅扰了惠茹的睡眠。这一切曲国栋做得都很好，只是谁也不知道，曲国栋在晚十二点至一点的当儿是不在惠茹家的，那时夜深人静人们都在熟睡，曲国栋就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出去，做完了自己的事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，白天照样勤勤恳恳地工作，不露任何蛛丝马迹。

可是这天惠茹的小孙女潢潢夜里发烧，全家人都起来了，

惟独不见曲国栋过来。惠茹以为曲国栋住在院门旁的屋子，听不到上屋的动静，就没去多想，可是美滕总吵着要买小儿退热栓，说刚刚服下去的退热片不会起作用，惠茹想说，药的配方都是差不多的，怎么会不起作用呢？但她不愿在小事上过于和她较真，大事她压住她，小事能过去且过去吧，况且当妈的知道孩子的习性，不如应了她，就去找曲国栋，找曲国栋的原因是彬东和彬明都和父亲出去送货去了，已经走了三天，这次送货的地方偏远，由于偏远才能多挣一倍的钱。

惠茹来到曲国栋住的小房子，先是敲了敲窗子，以为曲国栋会应声而起，不想敲了半天也不见动静，惠茹就狐疑地走到门前摸了一把门锁，这一摸，惠茹立即心里一惊，她摸到一把冰凉的大锁无情地在那里挂着。惠茹想，曲国栋干什么去了呢？是往出倒腾货物吗？惠茹想起美滕的话：你早晚会为你找这样的人后悔！那天美滕像发誓一样咬牙切齿地同她哭闹。

惠茹是一个干什么都不忙下结论的人，因为她信奉哪个庙都有屈死的鬼，别冤枉了好人，慢慢会弄清楚的。惠茹这么想，就丝毫没有了刚才的慌乱之意，而是开开滑动门锁，自己去街上买药去了。

惠茹买回了药，看到自己窗子还亮着灯，知道大伙儿都还没睡，就又开锁进了院子，路过曲国栋的住处，她没忘了又摸一把那上锁的地方，那锁还原封没动在那挂着。

惠茹走进上屋，把药给了美滕，雨英忙帮着打开药盒，麦迎说，妈，你自己去的？惠茹说，不远，曲国栋拉肚子呢。惠茹轻咳了一声，算是回答完了。

这一宿后半夜惠茹一直没合眼，她在监视院子进不进盗贼和曲国栋什么时候回来。

但是惠茹一直也没有看见盗贼，也没有看见曲国栋，直到天亮她才迷迷糊糊地入睡。

其实曲国栋在惠茹把小儿退热栓递给美滕的时候，就回来了，但他没有开灯，也没敢去主人的屋看个究竟，他不知主人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如此灯火通明，连院中的灯都开着。

他太困了，没有精力了，就入睡了。再有两三个小时他还要扫院子呢。

惠茹这天见曲国栋很卖力气地用铁锤拆一部废汽车的零部件，那都是焊接很结实的成为一体的钢板，要把它一锤一锤砸开，就走上前看着他是怎么拆。曲国栋原来也是很有心计的，惠茹看到他的拆法和以往雇工的拆法不一样，是一种非常巧妙又省力的做法，拆出的东西，成品大多完好无损，着眼点和毁坏处都在废物上，他的大锤挥舞空中，好像都长了眼睛，全奔那些该处理成废品的物件下去。曲国栋干活不藏奸，惠茹在不在他都一如既往，惠茹就想该给曲国栋加钱了。

自曲国栋来了以后，惠茹辞掉了锅炉工，烧锅炉和护院外加一些清扫院子的杂活，本来一个人就够忙的，她并没有让曲国栋把拆汽车的活也担上，是曲国栋自己想干的。

惠茹就说，曲国栋，你的房子该盖新的了，我看过了。惠茹就势坐在一条小板凳上。

曲国栋一惊，说，你看过了？

惠茹说，从今天起我每月给你加二百元钱，不过得放在我这里，给你存着，留着盖房子用。

曲国栋手中的大锤停了下来，他说，那感情好，我做梦也没想过住新房哩。

惠茹还想说，有了新房，你也该娶媳妇了，想想，这是早晚

的事儿，没说。

这时美滕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了出来，她穿的是她新买的那套淡绿色新款套裙，她对惠茹说，我去街里一趟，潢潢雨英照顾。

惠茹看看表，正是上午十点，就说，好吧，你快去快归。

美滕走了以后，惠茹想起那天晚上曲国栋漏岗的事，就嘱咐曲国栋，有什么难事说出来，我会帮你，我们这一家都会帮你。

曲国栋说，没有没有，我现在挺好，我现在有福了，天上掉下来的福。

惠茹从曲国栋越挥越有劲的大锤上，看出曲国栋是这样想的，就又说，晚上护院的时候要加把劲儿，丢了哪样都是钱啊。

曲国栋说，那是那是，惠茹嫂子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丢任何东西的。

曲国栋说的是实话。自他看护惠茹家的院子，惠茹家没有丢一根草棍，虽然他每夜走那么一会儿，但他在一些重要的物件上都放了记号，或是一把铁锹，一根柳条，或是一节麻绳，几根铁丝，最要紧的，他还用铁链把它们锁在一起，而且他重新检查时，也没发现丢了任何东西。再说还有两只猛虎般的大黄狗呢，一个叫太森，一个叫巴特，有敌情不顾命，它俩一声张惠茹早和他说了。

惠茹也知道曲国栋说的是实话。那是漏岗的第二天，惠茹又费了一夜的时间监视曲国栋，发现曲国栋真的什么也没拿，猫手猫脚地出去，一小时后，又猫手猫脚地回来。这对惠茹是个谜，她确实想弄明白曲国栋到底干什么去了，却总是不好开口，就想再品一品吧，品出个子午卯酉再下结论。